京杭大运河宿迁段河道上行驶的货船。

泗阳运河边的苏北绢纺厂内，几位工人在热气腾腾的水槽里处理蚕丝。

泗阳众兴镇运河边，骡马老街上的天后宫外，各种颜色、形态的菜摊就隔着围墙摊开在新修的妈祖塑像的身下。

宿迁市宿豫区，一位市民在运河岸边擦洗自行车。

泗阳众兴镇骡马老街上的西湖浴室，一位烧锅炉的师傅。

工业遗痕的后现代观感

京杭大运河和许多河流交织在一起。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。”泗水，源自山东沂蒙山，走鲁西南，转安徽，经江苏徐州，入淮河，围着黄淮平原绕了一圈，元代以后的运河便是借了古泗水这条水道，在徐州与古汴水(黄河)交流，共同注入淮河。今天的山东泗水、安徽泗县、江苏泗洪、泗阳等地名，都是古泗水行经的遗迹。后来由于黄河频繁决口，洪水侵入汴水、泗水河道，导致这两条古河消失，变成今天的废黄河。宿迁辖下的泗阳县在古泗水的南面。这条古河道已经和黄河融为一体，古老的泗水古国埋藏在地下深处。运河一直和诸多的工业痕迹纠缠在一起，在社会主义建设火热的年代，运河是工业生产链上的传输带，带来原料和能量，运输产品、收纳废料。而现在，在宿迁的运河两岸，这种工业生产的痕迹正在逐渐隐去，消失在现代运河城市景观带的改造过程中。京杭大运河从泗阳县穿过，两岸的工厂慢慢退出，泗阳现在的定位是“泗水古国、杨树之乡、运河新城、宜居家园”。

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秦斌

大家都在共享着运河

宿迁大桥，也就是京杭大运河宿迁段一号大桥，去年重修竣工，中国红的仿古城门耸立，宿迁人说有点像是想象中项羽夸张变形的头冠。大运河经过的城市岸边，给当地人提供了舒缓生活的庇护所。宿迁大桥桥墩下聚集了两拨人群，一拨是掼蛋的，这是流行于江苏的一种打牌方式，当地话说“吃饭不掼蛋，等于白吃饭”；另一拨是打麻将的，聚拢了更多的老人，午饭后一点半钟左右开始，四点钟赶着去接孙辈放学时解散。

老人们渐渐散去，又有人开始了热身。郑玉城住在运河边，今年8月份开始，他每天傍晚都会在运河里游泳。经过宿迁城区有九座运河大桥，以一号大桥为起点，郑玉城有时候往北游到四号大桥，有时候往南游到五号大桥，来回1000多米。

郑玉城每天的游伴是王老板。这一天下午，王老板喝了点小酒，愉快地走进运河里开始热身。他说刚去南京出差两天回来，浑身不自在，在水里扑腾扑腾才能缓过劲来。郑玉城加入了王老板的队伍，他们身后就是大货船，有时候还在停泊的货船间穿梭。壮观的宿迁大桥旁边是捶打衣服的妇女、清洗自行车的姑娘和漂浮的水草。大家都在共享着大运河。

“现在大运河的水，是从长江里翻上来的。”郑玉城的家对着运河，他觉得这几年，大运河的水比前些年干净多了，10多年前，他是不敢在运河里游泳的。城市和大运河的距离在接近，宿豫区的运河风光带大体完成，绿草茵茵，石头铺成的路顺着运河一直延伸，运河和城市之间并没有围栏的界限。

运河边曾经是工厂热爱的选址

原宿豫区轮船厂就在运河岸边，现在是运河文化园。郑玉城对轮船厂的印象是：“很小的一个厂子，破破烂烂的，每天都在敲敲打打，不知道怎么造的船。”轮船厂只保留了一个车间，现在是羽毛球馆，人们在里面挥汗如雨。作为轮船厂旧址的标志，在运河边做成了一个景观雕塑，阶梯型的甲板，远远望去有点儿像升起的风帆。

运河边曾经是工厂热爱的选址。从宿迁大桥往东，经过杨树成阴的宿泗路，运河贯穿泗阳县，曾经有几十个不同性质的工厂沿着运河两岸排开，齿轮厂、造纸厂、化肥厂、煤厂、面粉厂、大米厂……

泗阳的运河风光带改造已成规模，草坪一直延伸到运河边，晚上是泗阳人聚集休闲健身的场所，当然还包括早、晚在运河边游泳的人。运河里船来船往，游泳健身的人都随身绑上鲜艳的浮漂。大多数厂子已经搬迁，现在还在运转的是自来水厂和绢纺厂。泗阳人吃的就是净化处理过的运河水。“对泗阳人来说，运河是母亲河。”泗阳人孙山说。

还没有修运河大桥的时候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连接运河两岸的是木头的浮桥。孙山用双手演示了一下浮桥的工作原理，“就像是城门一样，如果有货船来，浮桥两岸就翘起来打开，让货船通过，平时两边接上。那时候运河里的船很少。”两岸的交通也包括轮渡。也有那种等不及的人，“特别是夏天，头顶着衣服鞋子，扑通一下跳进运河里，就游过去了”。孙山还见过买了西瓜的人，先把西瓜扔下河，然后自己跳进河里拦着西瓜一起游到对岸去。

没落的工厂与残留的遗迹

运河边上立着一块招牌：苏北绢纺厂。“我们都有90年的历史了。”绢纺厂负责人介绍。这家绢纺厂1923年创立于上海，初名为中和绢丝厂，1925年更名为中孚绢丝厂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的需要，为支援内地工业建设，上海中孚绢丝厂一分为三，除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内蒙古扎兰屯或并入上海绢纺厂外，大部分设备及主要人员迁往江苏泗阳。

在绢纺厂工作了30年的花开华说，绢纺工艺分为36道工序，原料是缫丝过后的茧子，到最后的绢纺制品，几乎每一步都需要手工参与。又说，最厉害的要数西门子的发动机，用了快一百年了。制绵车间里热气腾腾，工人站在古老的机器上，把一片片的绢丝放进机器，一刻都不得闲，需要消耗巨大的体力，因此车间里大多都是男人。

空气里飘浮着白色的飞絮，花开华笑着说这是纯植物蛋白。每小时休息十分钟，车间里机器轰鸣声太大，说话几乎听不见，工人到隔开的休息室里喝口水，累得很沉默，中午顺便把自己带的饭热了吃。休息室里有一排排的木头柜子，棉絮缠绕在缝隙里，柜子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。

绢纺厂就在运河边。“以前原料、煤都是从运河运出来的，厂子里有个码头。现在原料不好买，苏南几乎都没了，云南、广西、四川还有一点儿。厂子用的也是运河里的水，用水量很大。”花开华说，“幸好你们是今年来，明年我们就搬到开发区了。”

沿着运河岸边走，大多数厂子或者没落或者搬迁，但总会遗留下一些痕迹：运河岸边有工厂废弃的码头；化肥厂因为要制造硫酸，巨大厂房的废墟上留下了酸化的机器和土地，机器被腐蚀，土地泛起了黑色的腻子；煤场传输带的巨大支架被保留下来作为景观，当年泗阳人的燃料和能量都来自它的传送，现在，很多年轻的泗阳人误以为这是表现什么主题的后现代作品。

运河酝酿出的骡马老街

和这些老厂没有任何隔阂的除了运河，还有泗阳众兴镇的骡马老街。运河边的天后宫，香火兴旺。掌管海上航运的女神为什么会来到运河岸边？因为泗阳众兴镇作为漕运要冲，是官家、商人、漕帮船家行船走马的歇脚之地。他们在水道上经历风险，都有祈祷企盼的需要。当时，泗阳商贸发达，四面八方的客商汇集聚拢，有福建人在骡马街西建宫供奉海神，是闽商发展商务的聚会之所，也是他们祈祷祭祀之庙堂。

苏北运河边上的这座天后宫很小，局促地站在骡马老街上。现在来看，它几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距离。在天后宫和没落的米厂和面粉厂之间，许多卖菜的小摊依次排开，堵住了天后宫的后门。一大早，小小年纪的娃娃被系紧了保暖的围裙，跟着妈妈一起做生意。

如果从侧面看，又会看到各种颜色、形态的菜摊就摊开在新修的妈祖塑像的身下，吆喝此起彼伏，最有意思的是苏北口音押韵的节奏：“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看看家里有没有。磨剪刀磨菜刀，还能磨镰刀。磨刀不求人，方便老年人，站着磨刀腰不疼。”

运河一带众多的厂子和宿舍，酝酿了骡马老街的热闹。西湖浴室在骡马老街上开了近二十年，烧的是从徐州沿运河运来的煤，用的是运河里的水，洗澡每人四元。附近的人都喜欢购买月票，每人三元。浴室生意还不错，但老板听说，运河一线都要改造成风光带，不知道骡马老街会不会被改造；如果有那一天，她就准备转做别的生意。

走读中国 Walking in China 总第68期

宿迁到处可见杨树林，这在当地被称为“杨树经济”。

运河故事

历史的迁移及其岔道

沿着京杭大运河从杭州一路走来，除了看到丝绸博物馆里的缫丝工艺演示，和自动化控制的化纤生产伴随着刺鼻的味道，想象中大规模的手工纺纱工艺，原来隐藏在苏北运河的岸边。

在绢纺厂老职工的回忆里，那是1960年12月15日夜晚，纷纷扬扬的瑞雪飘洒在苏北大地上。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从上海转镇江，顺着京杭大运河向泗阳境内缓缓驶来。船上载着以生产红梅绢丝而久负盛名的上海中孚绢丝厂168名职工以及2100锭绢纺配套设备。这支队伍与原泗阳县缫丝发电厂合并，成立了地方国营泗阳绢纺缫丝联合厂。

迁厂之初，正值三年困难时期。据说因为没有运输和起重工具，绢纺配套设备以及沉重的锅炉，从船上搬运到厂区，大约一公里多的路程，全靠肩扛、手搬，靠在地上铺木头轨道，一点一点地挪动，最终硬是用双手把所有设备都搬进了工厂。不用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，这样的画面是那个艰苦奋斗的时代最平常的故事。

就像运河有各种岔道一样，我对这个历史故事的一个岔道的走向有了兴趣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上海中孚绢丝厂一分为三，为支援内地工业建设，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内蒙古扎兰屯……我查到内蒙古扎兰屯果然曾经有个丝绸厂。但从因地制宜这个角度考虑，这种历史的迁移是不是偏离了主航道？

从上海沿着河流迁移到泗阳的绢纺厂，鼎盛的时候曾经有好几千人。职工花开华说，“以前厂里很多上海人啊，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就用大卡车把他们送回家去。我们泗阳人能够进绢纺厂工作，也是很骄傲的事情。”那168名上海职工早已经返乡，绢纺厂经过低迷期之后，现在市场上又重新对这种手工技艺垂青，大部分品质较好的绢丝原料都供出口。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听广告里说蚕丝被的价格一千元两床，还觉得“那根本就是一个笑话”。

运河经济

项羽、庄园与实用主义的杨树

如果往根上倒，项羽是宿迁的一张历史名片。10月中旬，宿迁西楚文化节正在举行。走在路上，不时能看到宿迁的宣传口号：家住在第一江山，齐鲁沂南，滔滔运河水，今朝看传奇……项王文化园是运河边一片宽阔土地上的新景点，宿迁人称之为“石头城”，就是从各地弄来了很多的大石头。

宿迁现在还在打造运河湾生态农园。这个巨大的农庄就在运河形成的三角洲附近，盛开着季节不同的花卉，有成片起伏的草场，还有一条河流贯穿其中。城市人喜欢的开心农场、耕种文化园、动物园，因为是在原有的生态基础上改造，看上去野趣十足。

利用运河做文章，除了打造运河风光带，宿迁人还有一个更为经济务实的选择：运河两岸的河滩上种满了杨树。据说这是当年仇和的提倡。杨树作为一种速生树种，现在已经绿树成阴，种植密度很高，据说夏天的时候有的杨树林里都看不见阳光。

不仅河滩上，宿迁到处都是杨树。这在宿迁又被称为“杨树经济”，杨树主要是用来制作三合板、地板等，一根杨树经过机器，就能旋出一张张薄片，很像是自动化压煎饼，宿迁人很喜欢的一种主食。经过宿迁郊区，经常能看到大面积摊开晾晒的杨树皮。当然，大面积种植单一树种也有问题，发生病虫害的几率在增加。

宿迁主要种植意大利杨树，这是一种速生树种，在泗阳县有杨树博物馆，博物馆后院的“杨树王”1976年才种下。对于它的介绍也充满了实用主义气息：易旋切、胶结性好，是良好的胶合板用材。

责编 耿继秋 图编 高玮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郭利琴